

歷史與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訪問學人 陳建華

歷史的選擇：給四大名著排座次

有時，我會突發奇想，如果請來歷史上那些審美水準與藝術實力一流的學者，召開一次以四大名著為主題的跨時空研討會，場面將會是多麼火爆與激烈——

毛宗崗會說：「《西遊》捏造妖魔之事，誕而不經……《水滸》文字之真，雖較勝《西遊》之幻，然無中生有，任意起滅，其匠心不難……吾謂才子書之目，宜以《三國演義》為第一。」

金聖歎打斷他的話：「《三國》人物事物說話太多，筆下拖不動，挺不轉，分明如官府傳話奴才……《西遊》又太無聊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水滸》方法，卻從《史記》出來，卻有許多勝《史記》處……」

張含章微閉雙眼，嘲笑二人的偏見：「《西遊記》託幻相以闡精微，力排旁門極弊，誠修持之圭臬，後學之津梁也。」一旁的錢鍾書頻頻點頭：「是呀，我就喜歡《西遊記》而不是《三國》、《水滸》與《紅樓》。」

輪到魯迅發言：「自有《紅樓夢》出來之後，傳統的思想和高法都打破了。」翻譯家楊憲益卻在一旁坐不住了：「《紅樓夢》，我可是硬著頭皮和夫人一起翻譯的，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

文學的永恆魅力之一在於：從來沒有一部說自己的話、讓別人無話可說的作品，蘿蔔青菜

與環肥燕瘦給讀者提供了多元選擇。也從來沒有一個評論家可以一言九鼎，讓所有讀者奉其言論為聖經和最高指示。評論家有時倒像煤婆，煞費苦心地將某女子說得如仙女下凡西施再生，前去相親的男子卻對該女並不來電。四大名著的情形也大抵如此，讀者因性情、氣質的差異也會對英雄、豪俠、神魔、人情四類小說有不同的偏好。

這就引發了一個有趣的追問：四大名著中，到底哪一部對讀者的影響更大？當我們把視角由傳統的藝術優秀評判與思想高低鑒別轉向這一追問時，眼前的風景變得如此的多姿多彩。學者專家雖會對讀者造成影響，但他們並不能壟斷讀者的喜好與選擇。

同時，這也不是單靠舉手投票與問卷調查就能弄清的問題，還必要考慮到不同歷史時段、不同地域的複雜情況。

為了避免印象與主觀，我們以計量分析為基礎，對四大名著的傳播與接受進行了全面考察。歷史上留存下來關於四大名著的材料浩如煙海，這些都是考察影響力的資料來源。對資料的合理取舍直接關係到評價結果的科學性和準確性。「以類別劃分為基礎的定量研究，可以使問題由模糊變得明朗。……分類方式的確定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定量研究的成敗，這裡歸根結底是一個視角問題，是學術眼光和思維方式在發揮作用。」(李炳海)

我們將搜集到的資料分為專家型資料與大眾型資料兩大類。

專家型資料包括歷代文人的評點、每部作品出現的續書種類、作品成書以來特別是二十世紀以來的專業論文數量、專著數量、入選教材的次數以及代表國家強制力的禁書次數。從論文與專著數量來看，《紅樓夢》的研究遠火於其他三部作品；從評點數量來看，誕生年代最晚的《紅樓夢》也居於榜首。

大眾型資料主要包括出版資料、改編資料與網路資料。出版資料可直接看出四種小說的讀者覆蓋面。上世紀出版過363種《三國演義》，263種《水滸傳》，有263種、343種《西遊記》，381種《紅樓夢》，

其發行冊數均為天文數字，要做出精確的統計實無可能，只能抽樣選擇人民文學與中華書局的出版資料。人民社4部作品的總印量計為：《三國演義》741萬冊，《紅樓夢》685萬冊，《水滸傳》563萬冊，《西遊記》494萬冊。中華書局2005年至今4部作品發貨量為：《三國演義》近22萬冊，《紅樓夢》近20萬冊，《水滸傳》近14萬冊和《西遊記》11萬多冊。改編資料包括戲曲、連環畫、電影、電視劇、遊戲和動漫改編。網路資料可以更直觀獲得四部作品在當代的影響力。用谷歌引擎分別四大名著，《三國演義》約有467萬條結果，《水滸傳》約有195萬條結果，《西遊記》約有632萬條結果，《紅樓夢》約有2990萬條結果；用百度搜索，找到《三國演義》相關網頁約3060萬篇，找到《水滸傳》相關網頁約1600萬篇，找到《西遊記》相關網頁約4840萬篇，找到《紅樓夢》相關網頁約6970萬篇。

借鑒計量學的方法，為各個單項資料設置權重，再將結果加以綜合可以得出比較精確的答案。從考察結果來看，《紅樓夢》的影響力遙遙領先，接下來依次為《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

文學訴諸感性，一些人為科學主義侵蝕文學藝術而憂心忡忡，不習慣將審美期待變成了冰冷的數字。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這樣唱道：「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面對戀人單刀直入的追問，歌者巧妙地以「月亮代表我的心」作答。若一定要說有幾米或幾丈深，則不免拙劣而失卻風花雪月的浪漫色彩。可是，文學並不排斥數字，「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之類的詩句將數字與文學緊密結合，同樣也令人拍案叫絕。

給四大名著排座次並非要製造一個媚俗的排行榜和一個關公戰秦瓊式的噱頭。隱藏在這些數字背後的是大量令人深思的命題：某部名著的流行與外部政治、人文生態之間存在何種內在關聯？名士名流的提倡到底對名著的傳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學者閱讀與普通受眾閱讀呈現怎樣的互動關係？央視《百家講壇》這一強勢媒體上分別推出相關講座，又對作品傳播產生過何種影響？受眾在此傳播語境中又受到何種影響？網路遊戲對紙質文本的傳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四大名著。

豆棚閒話

馮磊

狐仙的理由

紀曉嵐先生有一位叔叔，在城西開了個典當當舖。舖子的西鄰，住着幾隻狐狸。人狐雜居，大家相安無事。也還不錯。

一天傍晚，院子裡的人們正在納涼，忽然聽到西邊屋子裡傳來一陣打鬧和求饒的聲音。然後是一隻狐狸慘呼：「各位各位，大家評理，你們誰見過老婆打丈夫的？」院子裡正好有一個男子，兩天前被老婆破破了臉。於是，大家指着他回答說：「有的有的，我們這裡就有一位」。——人群和狐狸都樂了。

上面一則故事，來自於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狐狸幻化為人作惡或者行善，在中國文學史上有悠久的傳統。唐代傳奇中任氏與鄭六的故事就是一則，而大詩人白居易也相信狐狸是能夠幻化為美女的。他曾經在一首題為《古塚狐》的詩中寫道：「古塚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顏色好。//頭雲髮鬢面變妝，//大尾曳作長紅裳。//徐徐行荒涼村路，//日欲暮時人靜處。//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忽然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

談到狐仙和書生的愛情故事，就不能不提蒲松齡。有人研究過，說蒲松齡總共寫過三十多次狐狸：小翠、封三娘、辛十四娘、嬰寧、青風、青梅、紅玉……這些狐仙，除了貌美之外，還富有人情味道。尤其是，她們具有和人類一樣的愛情觀和價值觀念。這一點，比起嫌貧愛富的人類來可愛多了。

不僅是狐狸，蒲公筆下一隻獐子也頗富愛心，在和情人一夜情之後，知道情郎被蛇精所害，於是千里迢迢來拯救這個男人。

狐狸、獐子，甚至包括吳承恩筆下的猴子、豬、青牛以及老鼠，他們費盡心思修煉，最終的結果基本上都是化為人形。有機緣的，比如能夠和仙界說得上話的，像太上老君屁股下的青牛，將來還可能獲得長生。——一隻野獸，通過個人的努力，獲得一定的法力。這已經非常簡單了。在獸界，這是多麼了不起的成功！但是，她們為什麼偏偏要幻化成人形，來世間走一遭呢？

我一直不太明白這個道理。按照我的理解，野獸們之所以這樣，大概與內心的自卑有關。你看人類社會，男男女女、你你我我，大家忙忙碌碌，好不熱鬧。一隻狐狸或者其他動物，通過努力，來體驗一把人間的悲歡喜樂，不也很好嗎？這就像一個原始叢林裡沒開化的野人，有朝一日學會了現代語言，跑到紐約廣場去閒逛一圈，那是多麼開心的事情！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把戲是有風險的。唐傳奇中的任氏因為和人類交往，最後被打獵的獵狗咬死。她已經因為魅惑自己的男人商紂，被罵了不止千年。老鼠精喜歡唐三藏，最後身敗名裂……這些事例都說明，和人類交往下場往往是多麼的不好。但是，這似乎也阻擋不了一代又一代獲得成功的動物們走向人類社會的腳步。

前兩天，和一個朋友聊起這件事。他的看法，與我頗有不同。他說，動物最後幻化為人形，試圖融入人類社會，或許說明兩個問題：其一，通過努力，它已經具備了像人一樣的思考能力和榮譽觀念，於是它有了融入人類社會的渴望；其二，作為一隻動物，經過修行，已經洞悉了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那就是人性。——人性的喜怒哀樂，人間的人情冷暖，人世的爾虞我詐……這一切，和動物們的「獸性」是多麼不一樣啊！在兇殘方面，人性遠遠要超過獸性，你看，世界上的動物都要被人類消滅乾淨了，大量的物種在消失，人類開始像種大棚菜一樣在試圖改變各類生物的基因……至於動物之間相殘，最多也不過是為了生存下去，具有明顯的合理性。而人類之間的相殘，可以是為思想、為權力、為美色，甚至是為一念不和的反目相向。於是乎，動物們紛紛跑到人世間來，他們要學習人性，了解人性的複雜與陰暗，只有這樣，他們才有生存下去或者活得更可能的可能……

他的一番理論，我聽得目瞪口呆，久久說不出話來。



在小說裡狐狸被幻化成人形。網上圖片

氏與鄭六的故事就是一則，而大詩人白居易也相信狐狸是能夠幻化為美女的。他曾經在一首題為《古塚狐》的詩中寫道：「古塚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顏色好。//頭雲髮鬢面變妝，//大尾曳作長紅裳。//徐徐行荒涼村路，//日欲暮時人靜處。//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忽然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

文化觀察

文：葉雷

文：陳科科

瀟灑走一回 ——讀《走吧，張小硯》

「歲月不知人間多少憂傷，何不瀟灑走一回」，它唱出了人們俗世生活的掙扎與吶喊，道出了人生難得的自然憧憬。不上網，不用手機，和又俗又累的生活作別，背着背包去西藏，讓自己回到純自然狀態。想不刮鬍子就不刮鬍子，想不刷牙就不刷牙，一路走一路混，跟當官的混，跟江湖把子混，跟乞丐頭子混，跟牧民混……這就是奇女子張小硯的一次瀟灑之旅。

《走吧，張小硯》一書，可用這樣一個算式來表示：12個詞彙+31個駐地+71天+1萬公里+83元錢+113篇日記=1個冒險經歷。

12個詞彙是遇險、遭劫、愛情、乞討、打架、拉薩、搭車、奇遇、惡狗、和尚、買賣、賭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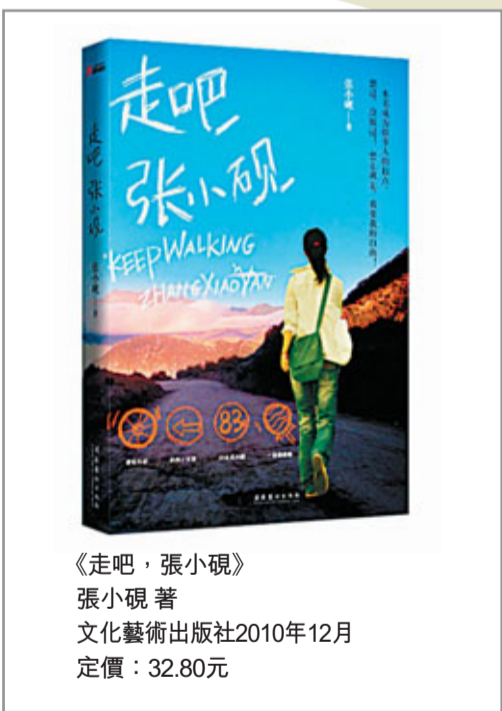
31個駐地是汶川、紅原、白瑪崗、成都、卓爾基官寨、巴塘、墨脫、門隅、嘎龍山、日喀則、雅魯藏布江、米拉山、拉薩、山南、大昭寺、康巴……

張小硯的瀟灑之旅總共是71天，這71天，被警察追、進過局子、路過劫匪、翻山越嶺、風餐露宿，跟人賭柏球差點輸掉自己的終身，身無分文時就在大昭寺前面乞討，還和康巴漢子有了一場戀愛……一路竟走了兩萬多里。

帶著83元錢出發，帶著33元錢回家。一路走，一路寫了113篇日記，《倉央嘉措情歌》、《以夢為馬，詩酒趁年華》、《女士匪遇見混混巴桑》、《騎着摩托進墨脫》、《有人在路上有人在天堂》、《賣馬沽酒送戰友》……

瀟灑走一回，之所以令人嚮往。一是因為「瀟灑」，瀟灑是一種放縱，愛就愛了，恨也就恨了，讓自己活出真實的自我，享受真實的自我；瀟灑是一種投入，投入奉獻，投入真誠，投入情感……在投入中凝練生命，反思價值；瀟灑是一種超脫，忘掉浮塵與過去，贏是昨天的事情，輸也是昨天的事情，而今邁步從頭越。二是因為「一回」，人的一輩子，可以支配的時間不過一萬來天，即使面對「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的落魄和孤寂，也要來一回「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豪邁，在人生的黃粱美夢全過程中，難免生出「人生苦短」的感慨，何不瀟灑走一回？也就一回。

巨人集團的史玉柱，在「巨人大廈」倒塌成



《走吧，張小硯》張小硯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12月 定價：32.80元

為末路英雄的時候，決定瀟灑走一回，帶著三個部下到了西藏，從珠穆朗瑪峰5300米的登山大本營開始往上爬，在與大自然心靈相通的那份釋然中，放下了心中的一切；氧氣耗盡卻從死神那裡爬了回來，「我已經死了」，所以我要新生，所以才有了它的東山再起，有了如今的腦白金、黃金搭檔、巨人網絡……

合上《走吧，張小硯》一書，心中漣漪久久不能平靜。那不是張小硯一個人在走，而是一個時代中一群人的靈魂與追求在走；那不是張小硯一個人和她冒險經歷的故事，而是一個社會、一個時代曲折前行的縮影；那是不是張小硯一個人無意識地自我解放，而是一種可以感知的借助自由釋自己的社會運動。

再看《走吧，張小硯》書的封面，藍色天空之下，遠方的光明和金色特別迷人，黑色的泥濘路上，一個瀟灑的身影邁步向前。特別是那句對標題的翻譯，「Keep Walking」，特別讓人動心，人生是一次單程旅行，沒有人會給你返回的車票，何不真心真意過一生，何不瀟灑走一回！

熱點詞評

台慶劇

我們常說台慶劇離不開千篇一律：背景是豪門大家族爭產然後最初鬥氣冤家的男女主角又會變成三角關係最後本為好人的二三線角色由好人變奸人再對主角多番陷害最終一輪追逐結果奇蹟地大團圓。

但到底是不是呢？我曾經做過一個小統計，意圖為無綫電視平反。但當然年代久遠，又原來「台慶劇」三字僅是近年才確認肯定，以前都僅是意會——台慶月播的，就一定是重頭戲云云。於是我找來近十年（2000年至2009年）的數據統計，研究研究。

如果計起來，真有爭產成分的台慶劇，近十年是由2005年的《胭脂水粉》起始，原因大抵是2004年有套大熱跑出的《金枝慾孽》。我們回帶，看看在這之前的台慶劇：2000年有很有鄧特希招牌式的《妙手仁心2》，明顯是想吃回90年代的精英劇老本但收視卻爾爾，輸給同年的婆媽劇《十月初五的月光》。後來又有未離巢的古天樂壓陣、勢頭厲害的《尋秦記》，偏又敗於外購劇《小寶與康熙》腳下。

那同樣有張衛健的外購劇《齊天大聖孫悟空》是殺手鐮！我看看那個收視點，唉，卻又落敗於郭晉安裝後的《慧女成雙》！就算是出埠至澳洲、非洲拍攝的2003年《衝上雲霄》、2005年《天涯俠醫》，在收視榜上都遠遠落後於《棟篤神探》此類喜劇，大概，那兩年，大家都過得很愁吧。

所以《金枝慾孽》的所向披靡，才真正掀起近年的爭產熱。《胭脂水粉》、《珠光寶氣》固然是無綫自視的年度重頭戲，中間亦有相近模式的《火舞黃沙》陪跑，以及估算以外的《溏心風暴》、更不用說2009年的兩道猛力藥帖《宮心計》及《富貴門》——有趣的，又是慘輸給（就因為只輸少，才真正慘）同樣是爭權爭產劇的《巾幗英雄》，事實上《宮心計》是贏了最高收視，名望卻被《巾幗英雄》力壓。

這又引起另一疑問：歷年台慶劇，除了《宮心計》，竟然無



今年TVB台慶劇《義海豪情》。

網上圖片

一套可以登上全年最高收視龍座！這到底是觀眾有意對台，還是無綫的所謂大製作（我們相信台慶劇至少會是他們的重頭力作吧）總是慢觀眾的口味幾年（看無綫早幾年追得何其辛苦就知）？我們常常認為觀眾養懶了電視台創作人，「慣性收視」導致劇千篇一律，只是把雷同元素互相拼湊（警隊入面還有多少個部門未拍過！）。但一看統計，橋段的無盡重複，原來，我們口中所謂的「師奶」觀眾，是有眼睜的，由精英劇到外購劇到喜劇到權權/產劇，因循食老本總是失效得快。

頒獎禮

是不是呢？我們又可以在頒獎禮上看一點端倪。多得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才提醒我，原來今年除卻叮噠馬頭的《義海豪情》跟《公主嫁到》，尚有其他古怪劇種，怪中之怪，是《飛女正傳》，這套看似抄襲了荷里活諸多電影公式橋段的「港女大翻身」，其實暗諷很多電視劇公式，牌章亦是古靈精怪——最為人所傳揚的，一定是巴士司機搬出尼采的永劫回歸來說道理，以及當一班人去醫院探病時，被罵為甚麼全部人堆左的左邊（因為鏡頭在右邊嘛，要遷就），於是返回現實地大家平均包圍着病床，鏡頭就被人頭遮掉了。

這份怪，令《飛女正傳》成為年度Cult劇，為小圈子所捧，為大圈子所不齒，結局篇的收視也不過29點。此劇的幕後班底是戚其義、周旭明，也就是《金枝慾孽》、《珠光寶氣》的監製及編審，可想而知尺度的拿捏是何其難測。至於有強勁氣勢的《義海豪情》，有兩個視帝視后加持，無綫也一定要留有個眾所歸的結果。但《公主嫁到》殺所有觀眾（以至杜琪峰）一個措手不及搶走最佳劇集獎項，有說，是因為此劇早已賣予央視。

《義海豪情》得不到最終極的肯定（不止獎項，還有被購），這個缺失，反而映襯出它的民心所向。



《飛女正傳》劇照。

網上圖片